

溫公文集

第一
玉
十
冊

司馬溫公文集卷十八

山右督學使吳時亮元亮甫發刻

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平陽府推官白楹

夏縣知縣王彥葵仝發刻

臨汾縣教諭程式孟仝訂

章奏十六

言講筵劄子

胎平元年九月
三日上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逐

溫公文集卷十八
日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講筵臣
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
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
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
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
者以爲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事而
已群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若
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
仍下詔戒最宗室使之鄉學倘陛下不以身先之則

崇寧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陛下若別有所爲未暇
開講則且俟佗時亦未爲晚若旣開講筵則恐數日
之間未宜遽罷取進止

乞講尙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觀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尙書者二帝三
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
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旣畢令
講說尙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
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
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
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
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
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
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
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

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
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
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
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
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
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
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
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
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

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盖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詐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

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
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罪朝
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
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
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
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
者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
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
復拒違命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

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
將帥之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
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
疎外之臣不得與也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
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
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群
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
急宜若拯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
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
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
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
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
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
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會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
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
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

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
開封府界南京宿毫陳蔡曹濮濟軍等州霖雨爲災
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佗方餓死溝
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
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
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
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
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
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邇時有司之罪也往日不

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
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
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
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糴三而
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
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
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
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
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

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欄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
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
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

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
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
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
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曆出糴賑貸先救農民告
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
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

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三即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即委三司於他處壁畫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碩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

聖意取進止

言階級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
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
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
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
一陛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死於是
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第相承粲然有叙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
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
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
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耳言悅色曲加
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
悖慢寔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
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
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

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
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
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
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群臣至衆人主
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
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
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